

## 子計畫二十一：頭前溪鳳山溪流流域三官信仰調查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9-0399-06-05-04-21

執行期間：99年01月01日至99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吳學明（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陳志豪（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王世駿（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李志揚（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江沐家（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廖志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 頭前溪鳳山溪流域三官信仰調查研究

## 摘要

增田福太郎將台灣民間信仰的神祇分為自然神與人格神，三官大帝在台灣的神明體系中，被歸於自然神系統，且其地位僅次於玉皇大帝。可見三官大帝在台灣庶民宗教信仰中的地位。頭前溪與鳳山溪為新竹地區重要的河流，也是客家族群主要的居住區。由於三官大帝神格相當高，其信仰並無閩、粵之別，為民間普遍的信仰。

但三官信仰在台灣，呈現相當大的差異性。客庄居民多建廟奉祀三官大帝，閩庄則較少單獨建廟奉祀。因此台灣以三官大帝為主神之廟宇多分布在客家地區，尤其是北台灣的客家地區更為明顯。然而同屬客家族群聚居的新竹鳳山溪與頭前溪流域，對「三官大帝」的信仰，卻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就廟宇的數量而言，鳳山溪、頭前溪兩河流域者有三十餘座三官廟，其中屬鳳山溪流域者（含桃園縣之龍潭）的廟宇近三十座，而頭前溪流域只有四間（竹東、芎林各一間，橫山二間）。這種現象的形成，其背後的因素如何，值得觀察。

以 1926 年在台漢人祖籍調查資料，呈現出鳳山與頭前兩河流域移民的祖籍來源並無太大的差異，多為惠州府人士屬海陸客家居多，因此粵籍原鄉的祖籍差異（惠州、梅州等），應非影響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三官信仰的根本因素。此兩河流域三官信仰的畛異，如何形成，值得加以研究。鳳山溪流域的三官信仰，主要集中在今新竹縣關西鎮、新埔鎮和桃園縣龍潭鄉附近地區，其中龍潭鄉地區是平埔族霄裡社主要的活動地區，新埔地區早屬竹塹社廖姓、錢姓的社地，關西鎮附近則為平埔族竹塹社衛家勢力的所在地。在移民開墾過程中不同族群（閩、粵、平埔）力量的強弱，是否對本區宗教信仰產生影響，值得觀察。而與人際網絡關係密切的商業往來關係，與三官信仰應有一定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希望從頭前、鳳山兩流域社會發展過程中，土地拓墾（水利開發）、族群關係、商業網絡，深入解釋影響庶民社會的宗教信仰關係。

本調查研究探歷史學研究方法為主，除了文獻之蒐集、分析外，也經由田野調查的方式取得留存民間的資料。

關鍵詞：頭前溪、鳳山溪、三官廟、土地拓墾、族群關係

## Abstract

Toucian River and Fongshan River are important rivers in Hsin-Chu Region, a main region for Hakka inhabitants. Originally, “Sanguan (Three Officials)” faith means no difference for Souther Min ethnic group and Hakka ethnic group, and it is a common faith in folk places. However,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splay of Sanguan faith. In Hakka villages, the inhabitants build temples to worship Three Official Great Emperors mostly, while in Souther Min villages fewer temples are built for worship. Therefore, in Taiwan, the temples worshipping Sanguan are distributed mostly in Hakka regions, especially the Hakka regions in northern Taiwan. However, Sanguan faith displays different styles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which are also populated collectively by Hakka ethnic group. As for the quantity of temples, there are more than 30 Sanguan Temples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among them, approximate 30 temples are within the Basin of Fongshan River (including Longtan Township of Taoyuan County), while only 4 temples are within the Basin of Toucian River (one in Judung Township, one in Chiunglin Township, and two in Hengshan Township). Besides, similar phenomenon also exists in the quantity of Sanguanchang and Sanguan Furnace. It deserves observ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reasons of such phenomenon’s 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ancestor origin of Hans in Taiwan in 1926,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ncestor origins of immigrants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show little distinct differences.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 of ancestor origin from Hakka original domiciles (such as Huizhou City, Meizhou City, etc.) is not the fundamental factor influencing Sanguan faith in this region. It deserves further studi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distinct difference in Sanguan faith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has been formed. Sanguan faith in the Basin of Fongshan River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earby regions in nowadays Kuanhsi Township of Hsinchu County and Longtan Township of Taoyuan County. The regions in Longtan Township are main activity-regions for Hsiao-Li family of Pingpu Group, while the nearby regions in Kuanhsi Township are the dominant sites for Chuchian Wei Family of Pingpu Group. It deserves observations to know whether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power (from Souther Min, Hakka and Pingpu) during immigration and cultivation had influenced the religious beliefs in this region.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and Cultivation,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and Religious Belief is

to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during land cultivation.

Historical Methods have been adopted mainly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o collections and analysis of literature, the data remained in folk places have also been obtained by means of Field Study.

Key words: Toucian River, Fongshan River, Sanguan Temple, Land Cultivation,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 壹、前言

本人早期注意新竹地區土地拓墾研究，移民自渡海來台追尋安身立命之處，其間不確定因素相當複雜，宗教信仰成為移民拓墾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內涵。在田野調查期間即注意到同屬新竹地區的客家人，在面對傳統三官信仰時，呈現不同的模式，尤其是鳳山溪流域與頭前溪流域，前者三官信仰的廟宇林立，後者則多建廟供奉三山國王。南桃園地區的龍潭、楊梅等地三官廟宇也相當多。這種宗教現象，應如何解釋，是研究客家庶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

## 貳、研究目的

頭前溪與鳳山溪為竹塹地區重要的河流，也是客家族群主要的居住區。「三官」信仰原無閩客之別，為民間普遍的信仰，但信徒在信仰的表現上，呈現相當大的差異。以「三官」為主神的廟宇，大多集中在北台灣的客家地區。然而同屬客家族群聚居的鳳山溪與頭前溪流域，對「三官」的信仰上，也呈現不同的風貌。就廟宇的數量而言，鳳山溪、頭前溪兩河流域有三十餘座三官廟，屬鳳山溪流域（含桃園縣之龍潭）者與近三十座，分布在頭前溪流域的只有四間（竹東、芎林各一間，橫山鄉二間）。除了建廟奉祀之外，三官嘗、三官（界）爐也出現相類似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其背後的因素如何，值得觀察。

以日治時期之在台漢人祖籍調查發現，兩河流域移民的祖籍分布並無太大的差異，對本區的三官信仰應無特殊的影響，然而卻形成不同的三官信仰形態。鳳山溪流域三官信仰，集中在今新竹縣關西鎮和桃園縣龍潭鄉，其中龍潭鄉是平埔族霄裡社主要的活動地區，關西鎮則為平埔族竹塹社衛家勢力的所在地。在移民開墾過程中平埔族原住民力量的強弱，是否對本區宗教信仰產生影響，值得觀察。兩河流域對三官信仰的迥異，值得從開墾過程中族群關係切入觀察討論。

本調查研究除了文獻之蒐集分析外，田野調查為重要取得資料的方式。除了注意以三官為主神廟宇外，其他以三官為陪祀的廟宇及祭祀活動也在觀查之列。

## 參、文獻探討

近年來台灣客家相關研究，因各大學陸續設置客家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客家學院而日趨熱絡，也累積了一些成果，無論是客家移墾、族群關係、客家產業以及客家婦女等方面，均有相當的研究成果，與客家族群生活密切相關的宗教議題，也有

相當的研究。然而這幾年有關宗教研究大多集中在義民信仰或三山國王等方面的研究，其餘的民間宗教信仰除了少數論文之外，較少有人著墨。但這些民間宗教信仰與客家庶民生活息息相關。

三官信仰源於中國大陸，由自然崇拜發展而成，隨著漢移民進入台灣，並無閩粵之分。根據調查目前台灣現有 122 座以三官大帝為主神的廟宇，主要分布在北台灣地區，包括宜蘭、台北、桃園、新竹及苗栗等地，共有 73 座，佔全台灣地區的 60%。根據蔡采秀的研究，清光緒初年，今台北地區的土城、三峽、樹林、鶯歌（均屬海山堡）、景美、木柵、石碇、深坑（均屬文山堡）、金山、萬里（均屬金包里堡）等地區，有相當數量的客家族群。（蔡采秀；1998 年）這些地區中新店、土城各有兩座；新店、板橋、蘆洲、鶯歌、貢寮、金山、萬里各有一座三官大帝廟宇，其三官廟的分布與客家族群居住地域相類。宜蘭地區三官大帝廟主要分布在宜蘭市（一座）、礁溪（三座）、員山（三座）、三星（二座），合計十二座，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已提到「從鹽菜甕翻玉山腳，可通竹塹，九芎林仔粵人分得其地界」。從新竹六家林家的歷史，亦可得知武舉人林秋華曾前往噶瑪蘭地區發展，可見宜蘭地區尤其近山附近，有眾多客家族群分布。桃園縣地區有二十一座三官大帝廟宇，散布在中壢（二座）、平鎮（四座）、八德（二座）、大溪（二座）、楊梅（四座）、龍潭（六座）等地，也是現今或過去曾為客家族群聚集之地區。苗栗縣十一座三官大帝廟宇，主要分布在南庄（七座）和銅鑼等地，也多是客家人分布區。

頭前溪與鳳山溪為新竹地區的重要河流，也是客家族群主要的居住區。值得注意的是新竹地區之三官大帝廟宇，大多集中在鳳山溪流域（如將霄裡溪流域的桃園縣龍潭鄉的五座計算在內，更加明顯）；分布在頭前溪流域之三官大帝廟宇則只有四間（竹東鎮一間，芎林鄉一間，橫山鄉二間）。除了建廟祭拜之外，三官嘗、三界（官）爐也出現相類似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其背後的因素如何，值得觀察。

以日治時期之在台漢人祖籍調查發現，兩流域居民的祖籍，並無太大的差異，移民祖籍對本區之三官信仰是否產生關鍵的影響，值得觀察。再者屬鳳山溪流域的關西與龍潭分別有六間和五間三官大帝廟，而這兩地區在拓墾歷程，均有閩粵和原住民合作開墾的情形，平埔族群的番頭家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因此在開墾過程，平埔族原住民力量的強弱，對本區宗教信仰是否也產生影響，也值得觀察，三官信仰是否移民為平衡族群而發展出來的宗教信仰現象。與開墾歷程是否有相關連。

因此，本計畫案是以三官信仰為切入點，深入觀察鳳山溪和頭前溪兩流域，其拓墾、水利、族群與三官信仰之間的關係。希望藉以釐清閩、客、原三族群的互動關係及其在民間宗教上的表現。總之，本子計畫的核心問題為土地開墾、族群關係與三官信仰的關係，著重開墾過程中族群關係（尤其不同地區族群力量強弱、不同族群的地方菁英的互動）對地方宗教信仰的影響，為地方社會研究的一環。

目前學界以三官大帝為主題的研究不多，相關研究多以三官大帝的歷史源流與祭祀報導為主，針對族群與社會關係的研究較少。毛一波的〈石獅子和三官〉、〈補記二郎神三官和鍾馗〉是對「三官」之說加以考證，並未對其信仰加以討論（毛一波；1967年；1968年）。李真光的〈陸海空軍總司令——三官大帝〉提出三官大帝信仰在華北已漸式微，反而在閩粵地區，家家戶戶樑上都懸有「三界公爐」；且認為在台灣主祀三官大帝的廟宇，以客家聚居之地為多（李真光；1991年）。林衡道的〈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係以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客家地區居民仍依舊俗立廟供奉三官大帝，在北埔地區發現以木牌供奉三官大帝的現象，他指出這是依中國古制；惟此文未對客家人信奉三官大帝有進步的研究（林衡道；1983年）。黃榮洛的〈台灣客家人和三官大帝廟〉是對台灣地區的客家人在三官大帝和三山國王信仰做了一些分析，全文偏重習俗與傳統文化淵源的說明，對於客家地區三官大帝的信仰之形成，並未進一步的討論（黃榮洛；1996年）。范明煥近年來也有幾篇與三官信仰相關的文章，相對於前揭論文，其研究已有較深入的分析，他以族群關係切入三官信仰的議題，並分析三官大帝信仰的在地化（范明煥；2004年）。同（2004）年田金昌在本人指導下完成以〈臺灣三官大帝信仰——以桃園地區為中心〉題的碩士論文，主要討論桃園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情形及其形成的歷史因素，文中指出，南桃園客家地區的三官信仰與族群力量的平衡有關，（田金昌；2005年）。

有關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研究，歷來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尹章義的〈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客屬潮州人開發台北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經由閩粵不同祖籍的移民，在新莊地區活動的情形指出新莊地區粵籍移民的他移，造成當地三山國王廟宇的衰落（尹章義；1985年）。洪麗完也研究台中地區的三山國王廟宇，他發現閩粵械鬥後客家族群他遷，他們所留下的三山國王廟宇，仍被閩籍移民所接受，因此他指出神明只要靈驗，是沒有族群區別的（洪麗完；1990年）。王世慶〈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以今台北縣樹林地區的研究提出「信仰社區」

的概念，認為隨著鄉村現代化，使不同祖籍的移民，因「信仰社區」而互相交流，形成新社會的宗教信仰，但原先的祖籍神明信仰並未因而衰落（王世慶；1994年）。

####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計畫主要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為主，藉由相關史料的收集與分析，探討所欲呈現的議題。此外，本計畫除全面性分析頭前與鳳山兩流域三官信仰的異同及其形成原因之外，也對個案進行討論研究，作為觀察與分析的實例，期望能藉此更深入的觀察這個空間場域中，拓墾、族群與地方菁英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影響，對本區三官信仰所呈現的影響。以歷史學研究方法進行本研究，展開文獻的蒐集、研讀、比對與分析，進而撰寫研究報告。然由於目前文獻史料不足，仍需輔以歷史田野工作進行資料的收集。並對以三官大帝為主神的廟宇，以及三官爐的空間分布，以 GIS 的方式加以定位，精確地將三官信仰的分布在日治時期的古地圖上加以呈現，對三官信仰的研究或有更進一步認識的可能。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將注意到地方菁英（local elites；Philip Kuhn、Joseph Esherick、Mary Rankin）、文化權力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Prasenjit Duara）等概念，作為研究的途徑，建構土地開墾、地方菁英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各種關係與變化，藉此探討三官信仰、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

本研究將以新竹縣鳳山溪、頭前溪兩流域為主要研究區域，此外今桃園縣龍潭鄉屬鳳山溪支流霄裡溪流域，新豐溪流域緊鄰鳳山溪流域，人文活動往來相當密切，因此也一併納入研究範圍。其中頭前溪流域中上游，為筆者過去研究之場域，對頭前溪流域之拓墾與宗教發展，有一定程度之認識。筆者以過去研究基礎，拓展至鳳山溪流域，並以三官信仰為主題，深入觀察兩流域在拓墾、水利、族群與三官信仰之間的關係。

在時間上，以漢人入墾本區始，終於日本統治結束。

第一年度研究工作以鳳山溪流域為主要範圍，針對以三官大帝為主神寺廟、三官（界）爐以及三官相關之嘗會組織展開調查。希望釐清三官信仰在鳳山溪流域之空間之分布，與設立之時程。經由鳳山溪流域土地拓墾之研究，描繪鳳山溪流域拓墾過程中各族群參與情形，以及各族群影響力強弱，並進而觀察其與以三官大帝為主神廟宇之間的關係。以龍潭、關西和新埔的三官大帝廟宇為個案，經由個別寺廟歷史的研究，探討三官廟興建的過程和開墾、族群的關係，藉以明白閩南、客家與



原住民族在鳳山溪流域開墾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釐清三族群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民間宗教的影響。本年度研究進程，至今已將「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與關西地區相關之古文書抄本印回研究室，隨即展開解讀分析的工作，此一工作進展順利，並繼續影印鳳山溪流域其他鄉鎮之資料。此外，民間所藏之古文書已展開蒐集的工作，相關之研究成果與文獻也蒐集影印並帶領助理閱讀討論。配合本群組展開四溪地區寺廟普查，建構研究區宗教寺廟之基本資料，以便研究群組之互相支援並供做進一步調查之基礎。

在第二年的研究中除了釐清三官信仰在頭前溪流域之空間分布，與設立之時程，三官信仰的異同及其形成原因之外，也對個案進行討論研究，作為觀察與分析的實例，期望能藉此更深入的觀察這個空間場域中，拓墾、族群與地方菁英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影響，對本區三官信仰所呈現的影響。主要工作在以本群組寺廟基礎調查為基礎，對頭前溪流域之相關重要寺廟展開深度調查與訪談，並作為研究素材。持續蒐集「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與頭前溪流域相關之古文書抄本，同時蒐集民間之古文書，並參酌其他文獻、檔案以及前人研究成果。

第三年計畫將綜合探討此區域三官信仰之空間分布，經由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三官信仰之異同，分析比較兩流域之拓墾(水利)、族群與三官信仰之間的關係。又，在第二年的研究中本人已發現三官大帝信仰實際受到社會變遷與社會實際現實需要而產生變化。以三官大帝為主神的廟宇，其信徒建廟之初初或許以其神格較高，用以平衡族群，但在後來在信徒眼中，可能因其神格較高與信徒日常生活的連結性較弱，因此隨著社會條件的轉變，不斷增奉新的神祇以滿足實際生活的需要，觀音佛祖、天上聖母的信奉，反而變成重要，這些配祀神的聖誕祭祀反而成為三官大帝廟重要的節慶。這種現象在頭前鳳山兩溪流域是否普遍存在，本年度計畫擬在這方面多從實際個案加以研究，藉由個案的討論明白三官信仰的建立、組織、運作，以呈現本研究區三官信仰的變遷。而區域性的比較研究未來的另一重點，因此中港溪流域三官嘗會的調查研究也應持續進行，以進一步討論區域間三官信仰的異同。

臺灣的三官大帝信仰盛行於北部丘陵地區，特別是今日的新竹縣客家開墾近山丘陵一帶，三官大帝信仰的分布數量與密度更是高於全臺。這個現象，讓學者普遍將三官大帝視同三山國王，同樣歸類為客家移民的祖籍神。然而，我們翻閱清代廣東與福建的地方志後，卻發現廣東一帶幾乎沒有三官大帝的信仰紀錄，可是在福建

一帶的方志紀錄中，福州、廈門等地則都有三官大帝廟宇的存在。甚至，臺北縣一帶的三官信徒，也在今年七月前往福建漳浦的三官大帝廟參拜，將該廟視為臺灣三官大帝廟宇的祖廟。由此可知，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源流，實值得我們重新討論。

本子計畫的研究文獻，除了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出版之《台灣文獻叢刊》和地方志書外，將運用檔案史料（包括《淡新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桃仔園聽報》、《新竹州報》、《土地申告書》、《戶籍資料》、《寺廟台帳》等）、調查資料（包括《國勢調查結果表》、《臺灣慣習記事》等）、傳記史料（包括《臺灣列紳傳》、《臺灣官紳年鑑》、《臺灣實業年鑑》、《臺灣人士鑑》等）、報紙與期刊（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地方行政》、《警察時報》等）。並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展開田野訪談工作，收集各類口碑，及留存在民間之古文書，包括各種諭令、墾照、杜賣契、鬮書和各寺廟之廟史、祭典調單、建醮資料、碑匾以及各種嘗會之簡介等以彌補檔案不足之處。

##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本年度研究進程主要在於基礎資料的蒐集與建置，主要包括研究區寺廟田野調查和文獻之蒐集。

1. 寺廟田野調查：以本群組所展開之寺廟調查填寫調查票資料為基礎，對新埔大茅埔三元宮、新埔汶水坑元聖宮、八德三元宮八德茄苳溪元聖宮、霄裡玉元宮等三官大帝廟進行深入調查，並蒐集相關文獻。

2. 文獻蒐集解讀：本子計畫要經由土地拓墾、水利修築與組織、族群關係探討三官信仰在頭前與鳳山兩溪之比較研究，因此土地、水利資料對本研究相當重要，因此繼續從事田野調查以累積資料，蒐得新竹地區古文書多件，已影印備用。

再者本計畫也從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之土地申告書中，蒐錄並影印輸出者 247 冊，另外有 302 冊已經篩選，在新計畫年度可輸出成紙本。這些資料有為數不少的理由書，理由書後多附有該土地的上手資料，這些資料是探討地方土地拓墾不可或缺的資料。本批資料不但本計畫研究人員可流通使用，也提供本校客家學院和文學院歷史所研究生使用。

3. 研究成果：本年度已完成兩篇文章：一為〈新竹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源流：以新埔鎮大茅埔三元宮為例〉，於本計畫年度成果發表會中宣讀。本文經由實地

考察新竹一帶的三官大帝廟宇，發現各廟幾乎無法與中國原鄉的廟宇連結，顯然此一信仰在新竹客家地區的發展，背後有其特殊的歷史源流。在這些三官廟宇中，新埔鎮內的大茅埔三元宮可能是少數有比較清楚的沿革紀錄，因此本文計畫以大茅埔三元宮為出發點，一方面從現有的歷史文獻討論臺灣的三官信仰發展，另一方面結合區域社會的實證考察，釐清三官信仰與客家族群移墾活動之間的關聯性，找出三官信仰對於客家社會的歷史意義。

清代桃園地區與鳳山流域的三官廟宇合併呈現，有三個原因：第一、今日的桃園地區，是清代方志中最早出現三官廟宇之處，所以我們透過整個桃園地區的三官信仰廟宇發展，可以清楚的知道，這個信仰最初雖然是以漳籍人士為主，但到了19世紀以後，已為粵籍人士普遍接受。二、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圖一顯示的清代三官廟宇位置，皆座落於所謂的石門古沖積扇範圍。那麼，古石門沖積扇上的這些聚落，在19世紀開始大量建立以三官大帝為主祀神的村廟，正好這意味著，在這個地理環境內活動的人們，此時皆面臨著某種共同的問題。三、鳳山流域的三官信仰，與桃園地區的發展是有些關聯性的。例如，我們在鹹菜甕庄的三官信仰發展，就可以看出這樣的情況。

本文對於三官信仰的討論，大抵可以提出三點跟過去不一樣的觀察：一、19世紀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發展，與祖籍、族群問題較無關聯，反倒是與水利建設的傳播與開墾，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二、鳳山流域的三官信仰，起源多與桃園台地的歷史經驗有關。如鹹菜甕庄的三官廟宇，受到八德地區的影響；大茅埔庄的三官廟宇，則受到平鎮地區的影響。足見18世紀中葉粵人與漳人在桃園台地合作水圳的歷史經驗，正是19世紀三官大帝信仰得以在客家地區傳播的重要因素。三、三官信仰集中於鳳山流域的原因，本文提出兩個看法：第一、鳳山溪中上游一帶，在地理形勢上與桃園台地同屬古石門沖積扇，其取水較為不易，須仰賴大規模的埤圳建設，始可支應農業生產所需的水源。故鳳山流域的信仰發展，與桃園台地的關係較為密切。第二、頭前溪中上游的開墾者，如姜秀鑾家族，早於乾隆年間取得水利技術，並曾投入大安溪的水利建設，故頭前溪中上游地區在19世紀開墾時，不須仰賴桃園台地的水利技術。

此外，本人目前正帶領兼任助理王世駿正著手研究桃園台地水利與三官信仰的全面性討論，因所涉範圍較廣，研究仍在進行中，預計明年四月份能完成一篇完整

的論文，待完成後會另擇機會正式發表。

4. 研究生的訓練：本子計畫聘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志豪參與調查研究工作；也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王世駿展開桃園台地的族群與水利調查。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文所和文學院歷史所研究生李志揚、曾文銘、廖志軒、江沐家等擔任工讀生，參與總督府公文類纂相關資料的整理和田野調查，不但訓練相關研究生的資料蒐集能力和田野調查經驗，也啟發他們對客家議題研究的興趣，其中有一位計畫投入客家宗教研究，一位投入平埔與客家族群關係研究。台大陳志豪則長期與本人從事新竹客家地區土地開墾與客家社會建構與發展之研究，已有相當的研究成績，今年初曾出版專書《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本書固為本人指導的碩士論文發展而成，但其中諸多內容是參與本研究中得到的啟發與幫助。

##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第一年重點在於以鳳山溪流域為主要範圍，針對以三官大帝為主神寺廟、三官（界）爐以及三官相關之嘗會組織展開調查。希望釐清三官信仰在鳳山溪流域之空間之分布，與設立之時程。經由鳳山溪流域土地拓墾之研究，描繪鳳山溪流域拓墾過程中各族群參與情形，以及各族群影響力強弱，並進而觀察其與以三官大帝為主神廟宇之間的關係。

由於本研究計畫採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累積相當的歷史文獻，一些基礎知識已相當清晰。本年度用相當多的心力在歷史文獻的蒐集和解讀建檔，有諸多留存在民間的珍貴史料陸續被發掘出來，對本子計畫和本群組的同仁均會有相當大的助益。這些累積對下年度研究工作立下良好的基礎。

再者已宣讀的論文，對於釐清客家地區三官大帝的信仰，提出了新的思考。也就是說三官大帝信仰不一定是客家族群的祖籍神，客家人接受三官大帝的信仰是因為水利關係，與閩籍漳州人合力開水圳發展的結果。此一論點雖有待更多區域性的討論，但實已為三官信仰提出一新的解釋，具實際的參考意義與價值。再加修正，可望在學術期刊發表。

本研究計畫企圖解釋新竹鳳山溪流域盛行的三官信仰的原因，雖然假設認為此一流域係屬客家族群與平埔族合作開墾，不適合選擇祖籍神色彩強烈的三山國王為祭祀神明，故變通擇以三官大帝為主祀神。這種解釋固然具一些說服力，但我們認

為仍然不足以弄清楚三官大帝信仰與地方歷史之間的關係。因為，最重要的那個問題還是沒有回答——為什麼是選三官大帝而不是其他神明。因此本文的發現在學術上確有相當的創見。

## 柒、結論與建議

三年來本子計畫的田野調查工作，對於鳳山溪和頭前溪流域的三官信仰已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在歷史文獻蒐集、整理也有相當的成績，這些田野資料、文獻史料對下年度的研究工作推展有相當大的助益。而族群關係、拓墾方式與宗教信仰的相互關係，對於本群組其他同仁亦有參考價值。在第二年的研究中除了釐清三官信仰在頭前溪流域之空間分布，與設立之時程，三官信仰的異同及其形成原因之外，也對個案進行討論研究，作為觀察與分析的實例，期望能藉此更深入的觀察這個空間場域中，拓墾、族群與地方菁英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影響，對本區三官信仰所呈現的影響。

本年綜合探討此區域三官信仰之空間分布，經由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三官信仰之異同，分析比較兩流域之拓墾（水利）、族群與三官信仰之間的關係。又，在第二年的研究中本人已發現三官大帝信仰實際受到社會變遷與社會實際現實需要而產生變化。以三官大帝為主神的廟宇，其信徒建廟之初初或許以其神格較高，用以平衡族群，但在後來在信徒眼中，可能因其神格較高與信徒日常生活的連結性較弱，因此隨著社會條件的轉變，不斷增奉新的神祇以滿足實際生活的需要，觀音佛祖、天上聖母的信奉，反而變成重要，這些配祀神的聖誕祭祀反而成為三官大帝廟重要的節慶。

本年度研究具體指出客家移民在 19 世紀開始崇祀三官大帝，主要是因社會由最初的移墾社會逐漸轉型，故鄉村祭祀神祇從祖籍神，轉變成為全國性的神明，如媽祖、關公以及三官大帝等。至於新竹鳳山溪流域盛行的三官信仰，先前假設客家族群與平埔族合作開墾，不適合選擇祖籍神色彩強烈的三山國王為祭祀神明，故變通擇以三官大帝為主祀神，確有其歷史存在的事實。但這樣的假設與討論仍然不足以弄清楚三官大帝信仰與地方歷史之間的關係。因為，為什麼是選三官大帝而不是其他神明，應有具體的回答。本年度計畫在這方面從實際個案加以研究，終能有效的解釋。綜觀三年之研究成果，對客家族群的三官信仰，已有一較清晰的認識。

## 捌、附錄

### 附錄一、主要參考文獻

Duara, Prasenjit

1988 *State, Culture and Power: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eedman, Maurice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1974 *The Politics of An Old State: A View from The Chinese Lineage*, " in John Davis ed., *Choice and Change: Essays in Honor of Lucy Mair*, pp. 66-68. London: Athlone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dford: Standford Uni. Press.

Wolf, Arthur

1974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dford: Standford Uni. Press.

丸井圭治郎，1919，《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北：台灣總督府。

毛一波，1967，〈石獅子和三官〉，《臺灣風物》17（1）：72-73，台北：臺灣風物出版社。

1968，〈補記二郎神三官和鍾馗〉，《臺灣風物》18（2）：49-53，台北：臺灣風物出版社。

仇德哉，1984，《臺灣之寺廟與神明》（二），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台灣省文獻會，1959，《臺灣省宗教調查表》，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台灣省政府民政廳編，1984，《台灣省各縣市寺廟概況表》，南投：台灣省政府民政廳。

台灣省政府民政廳編，1987，《台灣省各縣市寺廟名冊》，南投：台灣省政府民政廳。

田金昌，2004，〈臺灣三官大帝信仰--以桃園地區為中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 2005,〈北台灣客家人的三官大帝信仰初探〉,《新竹文獻》18:92-106,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1996,《臺灣風俗誌》,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 呂宗力、樂保群編,1991年,《中國民間信仰諸神》,台北:學生書局。
- 阮昌銳,1982,《莊嚴的世界》,台北:文開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清達,1976,〈家鄉的上元節與三界公〉,《蘭陽》5:119-132,宜蘭:蘭陽雜誌社。
- 李光真,1991,〈「陸海空」總司令—三官大帝〉,《光華》16(10):40-42,台北:光華雜誌社。
- 李明賢,1999,《咸菜甕鄉街的空間演變》,新竹縣: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李鹿苹,1984,〈鳳山溪及頭前溪地區聚落分佈的地理基礎〉《台灣小區域地理研究集》,台北:國立編譯館。
- 李湘慧,2006,〈八德三元宮之探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培夫,1995,《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桃園、新竹、苗栗篇,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邱瑞杰,1999,《清末關西地區散村安全與防禦》,新竹縣: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吳瀛濤,1992,《臺灣民俗》,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 吳學明,1998,《頭前溪流域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縣: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林修澈,1998,〈寺廟堂調查報告〉,南投: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 林衡道,1971,〈臺灣民間的天公信仰〉,《臺北文獻》直17/18合刊:129-146,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 1976,〈臺灣民間信仰的神明〉,《臺灣文獻》26(4)/27(1):96-103,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83,〈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台灣文獻》34(2):181-242。
- 1987,《台灣史蹟源流》,台北:青年出版社。
- 1996,〈臺灣世居地的祖籍與神明〉,收錄於國學文獻館主編《臺灣地區開闢史料論文集》,台北:聯經。
- 林美容,1986,〈由祭祀圈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民族所集刊,62:53-114。
- 1988,〈從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見中

- 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頁 95-125，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1990，〈族群關係與文化分立〉，《民族學研究集刊》69 種，南港：中研院民族所，頁 93-106。
- 1991，〈台灣地區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新) 2：345-364。
- 1997，〈臺灣區域性祭典組織的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見「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林文龍，1983，〈臺灣的天公信仰論述〉，《臺灣文獻》34 (3)：149-165，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岡田謙，1960(1938)，〈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9(4):14-29。
- 馬水金編著，1993，《三官大帝傳：堯、舜、禹的禪讓與治化》，台北：金玉堂出版社。
- 胡淑花，1977，〈三界公掌理上下〉，《臺南文化》新 3：111-112，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
- 施添福，2005，〈清代台灣北部內山的地域社會〉，《台灣文獻》56(3):181-242。
- 2004，〈清代台灣北部內山的地域社會一〉，《台灣文獻》55(4):144-201。
- 2001，《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文化局。
- 1995，〈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換〉，見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族研究論文集》，頁 301-332。
- 1990a，〈清代臺灣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40(4):1-68。
- 1990b，〈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民族所集刊，69:67-89。
- 施振民，1973，〈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36:191-208。
-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
- 翁嘉音，1984，〈平埔族漢化考史略〉，《台灣風物》34 (1)：1-27，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 1987,〈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台灣風物》37(2):55-80。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 許嘉明,1975,〈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研院民族所集刊36:165-190。
- 1978,〈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59-68。
- 盛清沂,1980-81,〈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下)〉,《台灣文獻》31(4):154-176;32(1):136-157。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范明煥,2006,〈臺灣客家三官大帝信仰文化〉,《台灣史學雜誌》1:67-91,台北:台灣歷史學會。
- 2005,《新竹地區客家人媽祖信仰之研究》 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 2005,〈義民爺信仰與三官信仰的比較〉,收錄於《義民祭文化學術研討會》,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 2001,〈新竹地區客家人的三官大帝信仰〉,收錄於《第一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 張琬如等,1999,《關西上南片羅姓村的形成與發展》,新竹縣: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張珣,1995,〈大甲媽祖進香儀式空間的階層性〉 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頁351-390。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2002,〈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刊於《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58期,頁78-111。
- 張珣與江燦騰,2001,《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台北:南天。
- 2003,《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研究典範的追尋》。台北:南天。
- 張珣與葉春榮編,2006,《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台北:南天。
- 張素玠,1995,〈龍潭十股寮蕭家——一個霄裡社家族的研究〉,《平埔族研究論文集》,頁99-125。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1998,〈南崁地區的平埔族〉,《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61-96。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陳其南,1987,《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出版社。
- 1990,《家族與社會》,臺北:聯經。

- 陳祥水，1975，〈公媽牌的祭祀：承繼財富與祖先地位之確立〉，中研院民族所集刊 36:141-164。
- 陳文德，黃應貴編，2002，《社群研究的省思》，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 陳世榮，1999，〈清代北台灣的開發與地方社會變遷〉，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志豪，2005，〈寺廟與地方社會之研究—以關西太和宮為例〉，《民俗曲藝》147：201-259，台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 2005，〈北臺灣隘墾社會轉型之研究：以新竹關西地區為例（1886-1945）〉中壢，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 郭功臣，2006，〈新竹內山地區民間信仰的空間差異〉，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莊芳榮，1987，〈臺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莊英章，1977，〈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1994，《家族與婚姻：臺灣此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黃榮洛，1996，〈台灣客家人和三官大帝廟〉（一），《客家雜誌》71：47-49，台北：客家雜誌社。
- 〈台灣客家人和三官大帝廟〉（二），《客家雜誌》72：72-73，台北：客家雜誌社。
- 〈台灣客家人和三官大帝廟〉（三），《客家雜誌》75：58-61，台北：客家雜誌社。
- 黃應貴編，1995，《空間、力與社會》，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 黃應貴編，1998，《時間、歷史與社記憶》，南港：中研院民族所。
- 詹素娟，1985，〈清代台灣平埔族與漢人關係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詹素娟、潘英海編，2001，《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論文集》，南港：中研院台史所。
- 潘英海、詹素娟編，1995，《平埔研究論文集》，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 詹素娟、陳素玠，2001，《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部》，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編印。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1990，《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管野秀雄，1938，《新竹州沿革史》，1985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

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2001，《台灣宗教論集》，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鄭志明，1996，《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台北中和：大道文化事業公司。

1998，《神明的由來——台灣篇》，嘉義大林：南華管理學院。

鄭鵬雲等編，1898，《新竹縣志初稿》，196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

潘朝陽，1981，〈新竹縣地區通俗宗教的分布〉，《台灣風物》31(4):27-50，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

劉枝萬，1960，〈台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台灣文獻》11(2):37-127：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1994，〈台灣民間信仰之調查與研究〉，《台灣風物》44(1)，台灣風物雜誌社。

蔡采秀，1998，〈客家族群在清代台灣北部拓墾〉，《台灣開發史論文集》，頁57-94。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黎志添，2002，〈天地水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臺灣宗教通訊》2(1):1-30，台北：臺灣宗教學會。

鍾華操，1979，《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魏捷茲，1994，Rural Village Temples in the P'enghu Islands and their Late Imperial Corporate Organization. 見文建會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

1996，〈澎湖群島的村廟「公司」與人觀〉。見臺灣與福建號文化研究論文集(三)。

羅烈師，2005，〈義民信仰的傳播與形成〉。刊於賴澤涵等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頁177-197。桃園中壢：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2006，〈台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